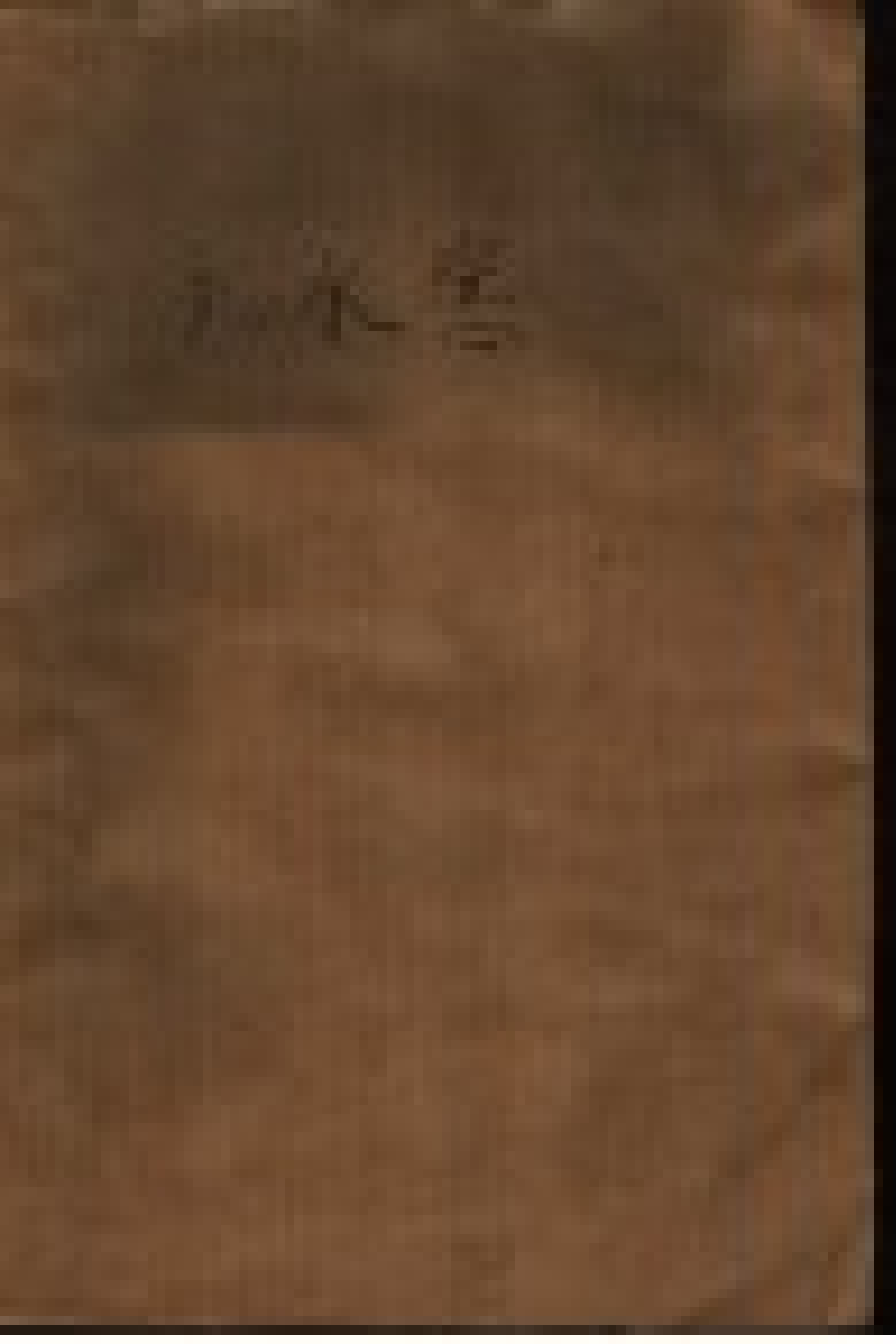


寒水粉



# 冷水寒

慕 湘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汾 水 寒

慕 湘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2·插页2·字数 268,000

1987年4月第1版·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ISBN 7-5033-0002-7/I·3

书号 10137·163 定价 2.10 元

# 第一章

—

漫长的冬季刚刚过去，汾河两岸的春天是短促的，刮过一阵漫天黄沙的狂风，带来了最初的温暖，紧接着又落过两场春雨，转眼已到了一九三八年的初夏。

这天三大队的战士们和工作组，吃过午饭，从深山里的杏坪出发，在一条崎岖蜿蜒的山径上迅速行进。人们对于下山，心情是欢腾的，而现在又是斗争连续取得胜利，有些心气好胜的人，很想赶快到了平川，站在乡亲面前，让乡亲们知道自己是二支队的人而感到自豪。

大队长孙天宝带着通信员走在前面带队，指导员江明波和工作组长蓝蓉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虽然这条路大家已走过不知多少次了，最初那种漫长而难走的感觉早已消失，但是那仅容一人通过的满是绊脚石的小路，人们还得时刻在脚底下加小心，所以都默不作声地紧跟着前面人的脚步，只怕掉了队。

太阳落山以前，他们出了南峪口，但见四野的庄稼都已起了棵，一片碧绿望不到头，脚下的道路也平坦宽阔了。蓝蓉便同江明波并着肩一面走一面谈起话来。

江明波愉快地说道：“这次下来把区、村政权都建立起来，达平这个县长可就作稳了，以后我们用不着三更半夜下山筹粮捐款，我们队伍就专管打仗了。”

蓝蓉抿着嘴笑了，说：“当然，如果工作能够很快顺利开展起来，以后的情况会好得多。”

江明波扭头看了蓝蓉一眼说：“还有什么不顺利？杨守业乖乖地接受了咱们的条件，他还敢再反悔不成！就凭警备队丁来昌那几个黑狗子，这次杨洪文放回去，把我们的情况一说，保险他们再也不敢出来了。这次我们大家都下来，达平和二禄在北面，凝芳和维忠在南面，一齐动手干，过几天把杨守中再镇压了，我看这局面一下就开展起来了。”

蓝蓉点点头说：“从目前情况看，只要不发生变化，开展工作有不少有利条件，所以决定抓紧时机迅速把政权建立起来。”

江明波很有感触地说：“前一时期我真替郭松发愁，当时摆着那么多困难，怎么解决呀？敌人摆开政治攻势，抓我们的家属来瓦解我们，最毒辣的是抓了老高和达平的家属，这可不是小事，对我们的威胁多么大！还有队伍一天天扩大，一千多人，吃饭还好办些，眼见天热了，服装问题怎么解决？我可真想不出一点办法。谁知只几天功夫，一件一件都解决了。我真佩服郭松，他真有办法。”

这些赞美郭松的话，蓝蓉听得很入耳，但她不愿对别人流露自己的情感，却故意冷冷地说：“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了有大家顶着，怕什么？”

江明波哼了一声说：“你说得倒容易！我看前一阵郭松也不是轻松的，也够他发愁的。现在他可真的轻松愉快了。我看他那劲头儿，老高和达平也没象他那么高兴。”

蓝蓉笑了一下，依然冷冷地说：“斗争胜利了，谁不高兴！大家都高兴。”

江明波见她言不由衷，不说真心话，一时兴起，便要起油嘴，他用肩膀碰了一下蓝蓉说：“现在老高一家团圆了，达平一家也团圆了，下一步就看你和郭松了。”

蓝蓉最听不得这种话，立刻板起脸说：“我可不跟你开玩笑！”随即她以攻为守地质问道，“我倒有句话早想问问你，你跟凝芳谈过什么？”

江明波刷地脸红了，忙辩解说：“你别瞎猜了，我们什么也没谈。”

蓝蓉不放松地说：“得了吧！你还不给我老实说，你当我不知道呀！我什么都清楚。你说，你那天买鸡请客是怎么回事？”

江明波一下被蒙住了，十分难为情，只是傻笑，一时回答不出。

蓝蓉越发得意地说：“我说对了吧！你不要脸红。”

江明波振作了一下，苦笑着说：“我一句话倒惹出了你这么多文章，你真能胡编派人，这话传出去，叫我以后怎么和凝芳见面？你蓝蓉大姐一向为人厚道，几时也学得这么会刻薄人，就算今天我不好，一句话得罪了你，你可千万千万不敢当着凝芳说这种话。”

蓝蓉笑了说：“你既然怕人家说你，以后你也别说别人。”

江明波赶忙转过话头说：“好了，好了，以后咱们谁也不准再说这种话，还是说正经的吧！”

两人只顾说话，已和前面队伍拉开一段距离，眼看天快黑了，蓝蓉不再说话，拔起腿向前赶去，江明波也随后跑起来。等他们赶上了队伍，又走了一阵，江明波忽然问道：“你看孙天

宝能不能入党？”

蓝蓉说：“他最近表现怎么样？”

江明波说：“论工作，我看谁也比不上他积极，原先只是考虑他和曹仲参那伙溃兵们的关系，我来了这些时候，不见他们有什么来往。”

蓝蓉说：“徐长林得了空就骂他，你忘了过春节时徐长林耍酒疯，就是对着他的。”

江明波摇摇头说：“不过我这点本事，我真发愁，不知该怎么对他进行工作。”

这时天已昏黑了，队伍停止在路边，前面已到了一個村子。孙天宝派通信员跑来请他们两人到前面去，他们的谈话便中断了。

按照预定的计划，他们在一些村子里活动了几天，这天下午来到西堰村。

西堰村经过这一时期的工作，已完全变了样，村边房顶上站着自卫队的哨兵，远远地便把前头的部队拦住，弄清了是自己人，才放进村。一进村，大庙门口的粉墙上，从前那些“好官好绅好人”<sup>①</sup>等等不伦不类的标语早已涂掉，新写上的一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边是“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庙门口插着一面带红缨的大红旗。远远便望见德奎和春英站在红旗下面迎接他们。蓝蓉跑前两步高声叫道：“春英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说着跑上台阶，亲热地拉着春英的手。

春英笑着说：“我在山上住了两天，那天你们出发了，我随

---

<sup>①</sup> “七·七”事变前闽锡山的标语：“扶植好官好绅好人”，“打倒坏官坏绅坏人。”



后也回来了。”

德奎说：“这会儿村里的事，一时也离不开她，她走了两天，可把我急坏了。”

大家说着走进庙里，孙天宝、江明波招呼队伍布置警戒去了，蓝蓉和工作组几个人随他们走进办公的房子。

蓝蓉见春英还是穿着那身旧蓝布衫，头上罩着一条白毛巾，腰间却挎着一支手枪，蓝蓉笑着说：“春英姐也武装起来啦！”

春英红着脸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德奎却颇有意见似的说：“赶明儿我也上山找世祥哥去，不能光给她，不给我。”

春英瞅了他一眼说：“早就告诉你，这是郭松给的，你非说是向他要的，你实在眼红，就给你。”

德奎伸了一下舌头说：“我可不敢要。”

蓝蓉赶忙说：“德奎不用着急，昨天三大队新弄到一枝三把盒子，明波说要送给你，等一会儿向他要吧！”

德奎高兴得连忙跳起来，就要跑出去找江明波。蓝蓉笑了，说：“何必那么急，他一会儿就来了。”

德奎不好意思地又坐下了。大家闲谈了一阵，蓝蓉便问起村里的工作情况，德奎心不在焉地说：“我只顾搞自卫队了，村里的事春英姐知道的比我多。”春英笑了笑，便慢慢地谈叙述起来了。

原来村里的自卫队现在已经有三十多个人，二十多枝枪，都集中住在庙上。春英把婆婆送到山上，也住进来了。办公室的里间就是她的住室。一个女人上庙办公事，这在人们看来，简直是天大的新鲜事儿。最初春英自己也有些胆怯，只是在背后给德奎出点主意，公开的场合，都是事情逼到跟前了才不得已地到庙上露露面。但是村里人却感到她办事细心公正，有

事都找到她家里。她看了看村里确实也再找不出主事的人了，便也逐渐地大起胆来。后来自卫队集中起来了，德奎又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卫队上，村里的一切事情，无形中都由她承揽起来。最近到山上住了两天，郭松、凝芳、小娥都给她谈了许多问题，尤其是丈夫对她提出热烈的希望，要求她很快成为一个革命干部。这一切都给了她很大的鼓舞，她觉得现在婆婆上了山，家庭的负担也解除了，眼前正是自己向往多时，一直不能实现的革命生活，居然实现了。极度的高兴使她陶醉在从来未有过的喜悦心情中。现在当蓝蓉问起村里的工作时，她巴不得把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情都告给她，让她批评，让她指示，从中来衡量自己还有哪些不足之处，让她帮助自己来弥补。

蓝蓉听得也高兴起来，不由地称赞道：“春英姐真是能干人，怪不得郭松再三推荐你当区长。”

春英红了脸说：“那是说玩笑话，自古以来哪有女人当区长的。”

蓝蓉板起脸说：“你这话可没说对，自古以来，哪有穷人当区长的，这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共产党就要推翻这些旧思想，首先在我们自己思想里要推翻。”

春英抿着嘴红着脸低下了头。德奎把大腿一拍说：“我赞成，保险春英姐还是一个很能干的区长。”

春英抬起头说：“依我说，就叫德奎兼上，我还是在村里吧！”

德奎莫名其妙地问道：“我兼什么？”

蓝蓉斜了他一眼说：“你还不知道啊，县委已经决定让你当区委书记！”

德奎摇摇头说：“算了吧，还是让我搞队伍吧！这几个自卫

队现在已经够一个排了，再过些时候凑够了一个大队，我们也上山呀！”

春英不满地说：“你们听，这就是德奎的实心话，怪不得他成天什么事不愿管，一心搞自卫队，他本心就不想在村里干。”

蓝蓉笑了笑说：“德奎这样做也没有错，只是不应该光想上山，即使上了山，不是也还要下来工作吗？将来你当了区委书记，把各村的自卫队选拔一些人出来，成立一个区游击队，还是由你带，你的公开名义是游击队政委，一时找不着合适的队长，也得你兼上。”

春英沉思了一会，神色严肃地说：“听见了吗？成立了区，咱们的责任就更大了。你是区委书记，我们都得听你的领导，你可不能再象在村里这样。你参加革命比我们早，党里的事情比我们知道的多，你完全应该负起这责任。这些话本来我早想和你说，怕你和我抬杠，今天蓝大姐来了，我把心里话说出来，叫蓝大姐给咱们作个指示吧！”

德奎被说得红了脸，齜着牙只笑不说话。蓝蓉点了点头说：“春英姐说得对，抗日的工作是全面的，不光是打仗。德奎曾经在队伍里干过，大概对带队伍特别感兴趣。不过这些道理我想你是都知道的。”

德奎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干吧！我没有意见。”

他们正谈着，江明波进来了。德奎跳起来抓住他的胳膊说：“快把枪给我！”

江明波故意绷着脸，把他的手甩开说：“你问谁要枪，这附近的枪都叫你收了，我还想问你要哩！”

蓝蓉笑着说：“快给他吧！别逗他发急啦！”

江明波咧开嘴笑了，忙到外面向通信员把枪要来。德奎一

把夺过来，便兴高采烈地打开机头，卸下枪栓，仔细地检查起来。

## 二

他们在西堰村住了两天，正准备要成立区政府，这天郭松和陈达平来了。郭松一来，便告他们上级已经批准了处决杨守中，决定明天在这里开公审大会。

蓝蓉高兴地说：“我们原打算后天召开各村代表大会，成立区政府，这样就赶快发通知提前明天开。把杨守中处决了，群众的情绪就更高了。”

郭松考虑了一下说：“暂时还要保守秘密，免得发生意外，等到晚上再发通知吧！”

大家研究了一阵，立刻把工作分派开，写标语、写布告、布置会场，召集党员积极分子开会，一直忙到半夜。

第二天为了开会的安全，高永强、周本廷带着山上的队伍前进到晋祠附近的边山，并且派刘五的侦察队插到县城附近，准备随时打击出扰的敌人；南面维忠也带着队伍进到公路附近，监视清源的敌人。高玉喜带着特务队的一个排押解着杨守中在早饭以后来到了西堰村。

这时大庙前面的广场上聚满了人，除了各村的代表，还有附近各村的群众。高玉喜在前面挤进人丛，拨开了一条路。当人们一发现把杨守中押来了，立刻叫嚷着又都拥挤过来。战士们前呼后拥地好不容易才把杨守中推到了戏台上。

戏台早已布置成临时人民法庭，陈达平主审坐在当中，由各村代表中选出的两个陪审坐在两旁，其中之一正是冯春英，她兴奋得脸色发红，两眼奕奕闪光。

陈达平一声宣布：“现在公审大会开始。”立即蓝蓉从后面走到台口，朗声宣读杨守中的罪状。台下的骚乱立刻哑静下来，只留下她清脆的声音在空中回荡。杨守中霸占了多少人家的土地，奸淫了多少妇女，逼死了多少条人命；特别是当了伪区长以来，贪污了多少脏款，帮助鬼子杀害了多少人；那些充满了血泪的仇恨，那些无可遏止的愤怒，每一句话都激动着人心，道出了人们的心头恨。当她一说完，台下立刻掀起一股控诉的怒潮，陈达平费了很大努力，才恢复了秩序，接着一个一个控诉起来。

快到中午，陈达平说服大家停止了控诉，接着他宣布判决书，代表抗日政府接受群众的要求，宣判杨守中死刑，立即执行。跪在一旁的杨守中面如土色，早已吓昏了，在群众雷动的喊声中，一群战士端着枪，把他拖下台，拉到戏台后面。人们也都嚷叫着，顺着戏台两边涌过去。只听“砰”的一声，震动了四野，一颗子弹毙了这个汉奸。人们还不解恨，拥上去一顿石头把他砸得稀烂。

大家又回来继续开会，陈达平宣布了抗日区政府的成立，提出区长的人选，请各村代表进行民主选举，立刻全场都举起手来，一致赞成冯春英担任区长。

这时春英心跳得象擂鼓，只觉得满头冒汗，心里发慌，她发狠地对自己说：“这是为革命，怕什么？”于是鼓足勇气，走到台口，先看了大家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咬了咬嘴唇，搓了搓手，最后终于挺起脖颈，用手把鬓边的头发向耳朵后边拢了一下，便说起来了：

“乡亲们，大家推举我，我也不好推辞，抗日的工作大家干吧！共产党员来了，咱们穷人出了头，俺们女人也出了头。我是

初次出来办事，办不好大家可千万不要笑话，要多多帮助……”她的声音愈说愈清亮，神态也愈自然，几句谦逊的话说完，便提出今后的工作，要求各村凡是没有成立起抗日村政权的，立刻回去民主选举村长，清算以往的账目，实行合理负担。并且很快成立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

当她讲完，在群众热烈的掌声中走下来的时候，她的心情完全是平静的，一切无谓的事情她都忘记了，全部精力都在考虑着以后怎样把全区的工作作好。

大会开完，她刚走下戏台，只见各村代表把郭松围拢起来，争着报告各村的情况。人们大声喧嚷着，有的说自从成立抗日县政府的大布告贴出来以后，几天之间，村里象开了锅的滚水，年轻人再也耐不住了，自动在联络人成立自卫队。有的说，大布告贴到敌人据点附近，吓得那些办维持会的地主老财们连夜逃进城里；没有逃走的也来拉关系，主动出粮出款，表示改过赎罪。有的说敌人的大小据点都关紧了城门，不敢出来一步。

这些情况最近郭松已听到了不少，在他思想里已展现出一幅未来的图景，尽管只是朦胧的想象，但是十分灿烂绚丽。现在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坎坷道路，队伍会合了，原来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了。靠着收集溃兵遗弃的武器和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武器，队伍已装备起来了。而且有高永强、周本廷几个红军干部，对敌军事斗争，也完全可以信赖。有了这样一支武装力量，现在再把政权普遍建立起来，今后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他沉湎在自己愉快的心境里，人们讲说的大好情景，更使他心潮汹涌。最后他摆着手欢快地说道：“同志们，现在一片大好形势，大家要放开手加倍努力工作，争取在抗战一周年把我们这片地方建设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西堰村的大会象一场狂风暴雨，冲激到远近的村庄。村上多少年办公事的老规章改变了，穷人第一次走进村公所和地主老财们平起平坐，共襄大事。春英从山上把杨小娥又要回来当了区妇女救国会主任，妇女们也都出来参加开会了。新选出的村干部，从四面八方往西堰村奔跑，杨守中的大院子成了区政府，人们整天整夜地在那里开会谈工作。

在开了大会的第二天，陈达平仍然回到北面，去开辟城北的工作；郭松在西堰村住了几天，帮助德奎、春英把暂时还不便于公开的区委会成立起来，把区政府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又把德奎带的自卫队扩充成区游击队。事情办完之后，他便带上蓝蓉的工作组和一排人，沿汾河岸到各村去巡视。

这天他们过了汾河，到了朱家堡。这是河东一个大村子，凝芳已在这里建立了抗日区政府。一进村便觉气象不同，村口有自卫队站岗放哨，村街上写着大字的抗日标语，小学校也开了学，远远地就听见小学生们的抗战歌声。他们在区政府里找见了凝芳。凝芳正和几个干部谈话，见他们来，又高兴又埋怨地说：“这几天就盼你们来，总也不见你们来，现在又有好多新的问题，不知该怎么解决？”

郭松笑道：“什么难题？现在总比前一时期好得多了吧！”

凝芳说：“我们刚才正在研究，总的情况是好多了，可是有些村子只是表面现象，新选出来的村长，虽说都是穷人，实际上还是地主在背后操纵的，有的是地主的亲戚，还有的就是地主的狗腿子，是地主们派出来专门应付我们的。有几个村子倒是穷人真正掌了权，可是把办过维持会的地主都当汉奸打了，有些地主逃跑了，连粮款都筹不出来了。”接着她翻开小本

子把几个村的具体情况都详细汇报了。最后她说：“我们这面的工作，可比不上河西，有些事真难办，我这点本事，实在难应付，就等你们来批评帮助。”

蓝蓉见凝芳提起河西的工作，话头分明是对着她的，便笑了笑说：“看把你急的，我们一来就给我们出了这么一大堆难题，明明这面是新开辟的地区，工作刚开始，哪能没有问题呢？”

郭松沉吟了一下说：“这些问题是值得注意，现在我们的工作要很快深入下去。那些被地主们操纵的村子，工作组要下去发动群众，重新改选村长。要一个村一个村具体解决。那些穷人们已经掌了权的村子要给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个会，多讲讲统一战线政策，告诉他们不但要会掌权，还要会团结各种人共同抗日。但也不要过分批评他们，不要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对于那些不听话一味蛮干的人，要多作说服教育，实在不行，个别的也可撤换下来。”

蓝蓉见维忠不在，问道：“维忠呢？”

凝芳说：“东面那股土匪还在，他带两个排到东面活动去了。”

他们正谈着，一个班长带着两个战士把村口哨兵扣住的一个人送来了。

那人一进屋门便嚷叫道：“我到处寻你们，这下可寻见了。”

郭松一见那人便认出来是上次在永康镇夜晚被哨兵误会打伤了的那个新兵，却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

那人又叫道：“郭主任，你不记得我是永康的贾栓子，你们去了以后，我在家养伤，伤是养好了，可是——”说到这里，他脸一扭曲，两眼流出泪来，哽哽噎噎地说道：“王家声把我妈杀



了，你们要给我报仇。”

郭松惊愕地问道：“王家声怎么把你妈杀了？”

贾栓子抑住了哭声说：“前天黑夜我不在家，王家声带领一伙人闯到我家里。等我回来一看，我妈已经被他们杀了，屋里的东西也被砸烂抢光了。”

郭松咬紧了嘴唇，沉静地问道：“你知道王家声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贾栓子用手擦着眼泪说：“自从咱们上次去捉他，没几天他就全家搬走了，后来听人说，他拉起一帮料子鬼当了土匪，要和咱们这面作对。”

郭松问道：“他常在这一带活动吗？”

贾栓子说：“自从他走了，昨天是第一次回来，听说他的老巢安在榆次边界上。”

郭松皱起双眉，半晌没有说话。停了一下他对那班长挥了一下手说：“把他先带到你们班上休息吧！”

等贾栓子走了，凝芳和区上几个人也到外村工作去了，屋里只剩郭松和蓝蓉两人，郭松很感喟地说：“你对眼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吗？”

蓝蓉被问得莫名其妙，顺口应道：“我有什么看法？还不是跟你的看法一样。”

郭松摇摇头说：“不，我觉得你应该有些看法，不应该和我的看法一样。我有时候过于天真，对事情总好往好的方面想，对有利的条件想得多，特别在顺利的时候好犯这个毛病。你应该更清醒些，别人往往把我的所有意见都看成是正确的。你应该多提醒我，多帮助我。事实证明我把眼前的大好形势看得过分了一些。”